

云南儿童文学作家汤琼最近出版的长篇小说《魔镜·心玉》，致力于用绚丽磅礴的中国文化元素，书写表现青少年困惑、领悟和成长过程，为中国当下儿童文学的创作提供了新的理念和文本。

《魔镜·心玉》的写作，正如作者所述：作家的心要壮大如蓝鲸，思绪万千却深深沉入海洋，激荡出汹涌的波涛，却不着意于惊涛飞溅。这就注定了本书的基调，是建立在阔大深远的思考和绮丽丰沛的想象力之上的。

从时空上来看，《魔镜·心玉》显然已经打破了古代与现代、生者与死者、人类与妖魔、梦幻与现实……之间的界限，任随笔端在作者惊人的想象力里自由驰骋。全书透露着一股奇幻之气，并借助想象力极大地拓展了故事的叙述张力，给人以另类的阅读快感和思考空间。

文学的想象力，从来都是衡量作品能否腾空而起的重要尺码，特别对于儿童文学作家来说，想象力就是可令其作品无限轻盈和自由徜徉的巨大翅膀。汤琼似乎与生俱来拥有这份超强的写作能力，在轻松畅快的笔端生发出无穷无尽的令人叹为观止的想象世界，从而令《魔



寻找平凡与奇幻交替下的心性之美

——读汤琼《魔镜·心玉》

□段爱松

《魔镜·心玉》这部作品超出了读者的一般阅读期待，文字到达了更高的引领层次，让主人公紫小虫的平凡在奇幻中得到另类的照应与挣脱，使得平凡得以化腐朽为神奇，从而追寻到人性和心灵的最终归途。

从故事的时代特征来看，《魔镜·心玉》具有当下性，又有效融合了中国灿烂的历史文化和精神传承。真正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特别是带有魔幻色彩的作品，都具有地域性却又超脱了地域性带来的局限。

如何将中国古典元素有效地融入到现代性创作？这个问题对于本书作者汤琼来说是经过认真思考并付诸实践了的。这也是《魔镜·心玉》显现其独特价值和魅力的关键。在本书中，作者巧妙地在地域、人物、动物、鬼魅……等名称上，借用或化用具有十足中国古典元素的名字，比如让主人公紫小虫生活在水乡镜花源小镇（与清代李汝珍的长篇神魔小说《镜花缘》同音）；紫小虫到了慕容庄园参加云中百花宴看到“缠花云梦肉”、

“仙人脔”、“风见消”，就是中国唐代盛行的宴会“烧尾宴”中的三道菜肴；紫小虫跟随慕容庄园染坊里的老婆婆胡九（九尾白狐，就是中国上古神话《山海经·南山经》里所记载青丘山上的长着九条尾巴像狐狸的野兽。）……这些有根系、有来源的中国古代元素，融入到了有着手机、豪华轿车、火车等现代社会特征下的当下，能给人一种强烈的对比冲击感，从而让书中的人物和故事既有根脉又有延伸，极大地调动了读者口味，读来特别过瘾。

不过，《魔镜·心玉》一书最为打动人的，还是作者通过紫小虫奇幻遭遇和平凡生活交替下所呈现的人类心性之美。正如作者所追求的一样，此书虽然借助的是魔幻写法，但内在却是一本通过一位平凡女孩价值观和世界观形成过程，讲述现代中国人精神世界的书。

汤琼很清楚地看到，文学创作的最终目的还是要写人。所以，《魔镜·心玉》并没有拘泥于一般魔幻小说那样，一味着力于玄幻场景、妙趣打斗、神秘魔法等离奇事，而是通过少女紫小虫以凡人之躯，不断克服层层阻碍和叠障，一步步战胜代表邪恶势力的慕容法明，一点点领悟人生的真谛和价值，一次次将人性的真善美在对自然和宇宙的无限探索中充分地表现出来。

苦难中升华起来的人格力量

——读李秀儿的小说《花山村的红五星》

□吴然

李秀儿是来自东北定居云南的满族青年女作家，秀外慧中，善辞令，敏于文。她在2016年连续发力，创作出版了三部儿童文学长篇小说，其中，由浙江少儿社出版的《花山村的红五星》一经问世，就得到普遍好评，十多家国内主流报刊，均有专文评论，并最终被书评权威媒体《中华读书报》评为“全国‘2016年十佳童书’之一”。

这部别开生面的小说，可以说深得小说三昧。

一味曰趣。翻开书扉，看到小说的章节题目，就十分有趣：“老故事了、死了、埋了、麻烦大了、小树生了、赶马去了、有心事了、大树倒了、分地了、抓了、团长回来了、出名了、小树老了、故事完了？……”让人不由得想起“好了歌”。然而却了犹未了，故事一波三折。李秀儿从容下笔，紧扣住主人公的命运落墨，写出“一个红军墓，三代守墓人”的动人传奇。小说以在花山村埋葬小红军为引线展开，将远离我们的历史和时代的风云，浓缩在一家三代遵守一句金子般的诺言，为红军小战士平娃执著守墓，这样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上。小小红军墓的隐秘，三代守墓人



的悲欢，特别能触碰到读者尤其是少年内心深处那根柔软的弦。小说写得生动、有趣，好看，发人深思，其中不乏时代背景的斑斓色彩以及人物命运的无奈及潮起潮落的沉重，并从中透出些许朴素的人性光辉。令人唏嘘不已，掩卷长叹或有感同身受的难言之意。

二味曰巧。作者构思巧妙，匠心独运，将80年的风云际遇浓缩地织进了这部不长的小说中，作品行文干净，简略得当，多有典型概括和寓意，许多细节也照顾得周详。描写的大树、菊花、张长水、小树、杏儿等人物，呼之欲出。这部小说在构思上巧妙地以墓园为全篇布局，以守护红军小战士平娃的坟墓为主线，浑然天成地将云南的高原特色和浓郁的民族风情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通过小说的描写，我们的视野走进了马帮不为外界所知的生活，领略到了傣族人的生活方式和彝族人的热情好客。那些赶马人的故

事，无疑成为我们了解云南边地人在艰苦的岁月中，与命运艰难抗争的活化石。这些故事以带有浓厚云南方言的叙述，别具一格地倾诉出来，使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获得了一种犹如亲临现场般的艺术享受。

三味曰喜。小说里呈现的有克制的东方喜剧色彩，也为小说加分不少。这种喜剧，亦庄亦谐、庄谐得体，将批判的锋芒内化收敛，要言不繁。作者文字简约优美，格调轻快中略带忧伤，自如地调动悲喜转换的情绪，让人在阅读时会情不自禁地擦去悲伤泪痕，留下矜持大度的微笑，达成对历史深度的和解认知和对人物命运深刻的悲悯。

与其说《花山村的红五星》是一部战争小说，不如说她更像一部“战后小说”。她既写了战争对社会底层和普通大众带来的创伤和不幸，更写了一家三代在“战后”绵延半个多世纪生活中遭遇的扭曲和苦难。小说摈弃了传统叙事模式，自觉地将人物塑造从“脸谱化”“概念化”和“符号化”中解放出来，深刻触摸历史文化中的人文肌理，深度审视人性，拷问灵魂，浓墨重彩地书写出苦难中升华起来的人格力量，成为我国新世纪以来指涉战争题材的儿童小说中的翘楚之作。

从蒋蓓的少儿小说里，读者不难觉察到一种异质的存在。在多样的题材与变换的叙述中，作家一直在探索儿童文学应当如何有效承载美、善、真的终极信念而避免流于简单化。基于这样的创作理念，她的小说世界里不时可见“边缘人”身影：拒绝“合唱”的女孩，误入帮会的男孩、留守乡村的女孩、不堪负重父母育儿焦虑而“失语”的男孩、进城当上了“原生态”演艺明星却说不准是否那么幸运的女孩，叛逆心使然“仗义”偷取试卷的男孩、执拗维护地方性常识的女孩……他们共同汇聚成的这个群落，展现出少年孩童成长过程中内心的动荡与暗哑，让读者切身认识到未成年人的精神世界，同样辽阔且多元。

蒋蓓的小说，基本不在叙事表层上编织跌宕的情节，作品的结构及行文，透着“疏林坡岸，幽秀旷逸”的味道。结构常用散点透视，自某一点时间和空间铺陈开想象。诸篇小说的语风，诚如前辈名家吴然所言，“收敛、内秀，不是那种一览无余的流畅的写法，而是像她在作品中说的‘像是哪个手巧的人花了好多时间和心思才完成的一幅活的刺绣’”，清丽、温润、蕴藉的文字，道出种种生命活动的诗意。这样的风格选择，既由作家恬静素朴的心性所决定，也缘于她对自己汲取的审美源泉的感悟与学习，在《云的南边》一书后记《所以》里，她曾追忆过自己儿时初读汪曾祺《昆明·鹤和鬼火》所受到的触动。

浏览过同在这篇后记里自曝的效法对象不完全名单，便不难理解蒋蓓小说在对情节的淡化中暗涌着的那股激流为何，那是在常新港、陈丹燕、袁哲生们那里，已然书写过的实利化、世俗化、同质化在长大成人过程中制造的冲突及伤痛。对此类严峻的秉笔直书赋予了作品深刻性，体现出作家对孩子们独立人格的尊重。

10年间，蒋蓓陆续在家乡云南的乡野漫游，采集了一批藏族、傈僳族、哈尼族、布朗族、壮族、汉族等相关素材，通过虚构讲述了其中一些。她溯洄时光之河，写下刚毅、多姿的“滇西抗战三部曲”《利刃的言语》《天上的奔马》和《月光的信笺》，《我却想要多看看树》一书中的《云乡(6章)》，则延续《云的南边》一书中的《云的南边(9章)》聚焦今天，用笔记体故事呈现在全球化、城镇化浪潮中，受各式媒介信息侵染和塑造的各民族孩童，各自生活处境和心灵世界中的斑驳：随旅游开发而来的盈利与戕害，留守儿童因被隔代抚养所陷入的安全隐患与精神无依，天马行空的想象力留存在僻远山村一个孩子的梦中……甚至有些急切地，作家表达着她的赞美与忧忡，期待小主人公们(当然也包括她的小读者们)通过学习自我成长，实现“自尊、自立、用独立思考改变命运并有益于社会”，以至于小说中面对杂芜生活，时常无法所适从的男女孩们，颇齐整地在成长困境中多倚靠自身的质朴人性和赤子情怀，完成自愈与矫正。这样的处理，绘制了美学意义上的“彩虹”，却也不乏理想化了。

“这(认真的)神情是从这小姑娘心里头长出来的，所以，它一定不会像雪白的乳牙那样，因为人的长大就脱落不见。”这是《小爱的叶子》一文的结尾，“认真”同样属于这篇小说的作者、我的挚友，它出现在中学时代两个人倚着银杏树谈论黑塞、安徒生时对我面那张脸上，它扎根在一直安于喧嚣之外，致力于书写当下复杂、棘手的成长景象的蒋蓓心中。



民族文化的童心抒写

——读儿童小说《东巴妹妹吉佩儿》

□张锦贻

打开纳西族女作家和晓梅的儿童小说新作《东巴妹妹吉佩儿》，大西南古城中独有的纳西族生活气息扑面而来：幽深的巷子，幽远的河流，幽静的“东巴阁”，幽微的诵经声……一种纳西族东巴文化氛围弥漫在书中，幽幽的，沉沉的。是一种古老的民族传统，是一种淳朴的东方文明。

小说的艺术容量不小，涉及纳西民族文化积淀的历史呈现，关乎纳西民族文化心理的历史发展。而作家的巧妙在于，变深奥为浅易，化丰富为单纯，使严肃出妙趣。可以看到，作品写的是古老的纳西民族文化的变化，用的正是现代的纳西儿童的视角，表达的是东巴教经文中的深邃教义、借鉴的却是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艺术手法，展现的是云南纳西族人生存、生活的实际状态，揭示的恰是现实中人的精神世界。

应该说，和晓梅不只是写出了一本儿童小说，而是在少数民族儿童文学领域内独创了一个新天地，是在中国儿童文学发展中塑造了独特的一个新形象。

民族文化在童心中抒写！那是一种真正的妙不可言！

一、宗教感召的神妙表达

相信万物有灵、崇拜时间为神的东巴教在云南纳西

族中有上千年的传统，无论是对新一代人的教导，还是对山川自然的认识，都会与神灵相关。作品中，吉佩儿和她的同伴因为将时间用于贪婪的欲念、自私的侵占而面临可怕的惩罚；吉佩儿在潮湿的羊皮纸张上看到的裹挟着金色光芒的东巴经文；在先民草场上的种种似幻似真的邂逅和直面临的战事；看似发生在不经意间，其实是纳西族中神与人、宗教与世俗的互动。

二、民族心理的奇妙表述

作品中，作家奇谲地描绘了纳西先民草场的自然图景，呈现出不一样的新鲜和陌生。在当下生态恶化的自然环境中，这种对美好自然的原始地、细致地展现，对原生自然的真切地、素朴地描绘，让人读到了兴奋和欣喜，并由此感悟到纳西民族在生存进程中积淀而成的崇拜天然、崇尚自然的天人合一的生存法则和生态观念。作家也奇幻地描述了许多年前一个古老的盟约，展现出不同凡响的新异和奇特。在当下“纳西王国”“人们爱上了钱”的过分喧嚣



民族团结的深度诠释

——读《疼痛的龙头山》

□尹宗义

性于地震中，但这并没有改变白洁老师的初衷，她依然坚守在舞寨。她知道，龙头山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需要爱，需要懂得爱，需要别人爱自己，同时需要学会爱别人，这个“爱”的后面写了英文“LOVE”，也写了彝文。她传递的是爱，是广博的爱，是大爱。

二、疼痛在一起

彝族老爹用生命救了汉族小姑娘，其中传达出来的民族感情，不是用言语、金钱所能衡量的。这样的感人事迹，不是唯一。彝族小孩大洋芋同样冒着生命危险，勇敢地救下了白洁老师，场面十分惊心。在抗灾现场，有最可爱的官兵，有最热心的志愿者，有富有爱心的老板。其中，还有两个特别的朋友，他们此前想靠抢人发财，但在大洋芋父子的感化下，成为了好人。听到乌普老爹去世的消息，他们在电话的那头，脱帽致哀，并赶来当志愿者，支援灾区。各民族兄弟间这种相互帮助的情感，增强了民族团结。

这样的友谊是伟大的、无边的，它并没有局限于龙头山，而是在长江的源头、在黄河的岸边，作者在小说背后

中，也使人更加神往纳西族先祖珍惜时间，珍爱日子的自强不息的生命意识和生活理念。而所有这一切描绘，竟都在吉佩儿和她的同伴的一次次奇异地“穿越”之中。抽象的隐喻与生活的具象同时出现，带给读者辽远的历史感和切近的触摸感，将民族心理的表述寄寓于历史与现实的交错与张力之中。

三、儿童情性的美妙表现

作家笔下，识一点象形文字的“东巴”后裔吉佩儿，以及她的两个同学小男生：恪守时间的钟表匠儿子恩鲁纳，很想挣钱的公司董事长儿子涵若金；还有被城里人遗弃、被吉佩儿收养的忠诚的小猪布若等等，一五一十，写得鲜活有质感，给予读者格外的踏实，自然而然地由亲切到亲近到喜欢。但不知不觉地，在时代的穿越间，在神人的对话中，在彼此的相处里，因情节的奇异、细节的饱满，颠覆了此前人们对英雄少年的惯常印象，使他们成为日常生活中的“这一个”。美妙的是，在质朴无华的叙事中总有着一个连一个的悬念，从人物的出场一直延伸到故事的结束，让读者情不自禁地参与到悬念的破解当中，参与到吉佩儿与所有的神、人关系的交织纠葛之中，从而理解了吉佩儿内心的喜爱和善、外在的动和变；也知道了她的同伴们各自的心性、心情以及共同的向往和向上。

所苦心经营的，在此不言而喻。

三、发展在一起

相爱，让我们在一起；患难，也让我们在一起；而在建设美好家园、追求幸福生活的道路上，龙头山人也在一起。先富起来的金大叔积极配合白洁老师，激发普麦勇于面对生活的勇气。为彝寨发展尽心尽力的白洁老师，不但教育孩子，而且积极研究彝族文化，使其发扬光大。有了白洁老师、小罗、马老板等外在力量的帮助，彝寨的发展蒸蒸日上。

作者通过大洋芋给已经辞世的爷爷和小罗叔叔写信，就是要告诉大家：“龙头山最有魅力的时候是山在飞腾，人最有魅力的时候是人在转身，水最有魅力的时候是水的升华……”最后，小说在《在一起》的歌声中结束。无论是“鱼儿和流水在一起”，还是“针儿和丝线在一起”，都是要表达在一起就是春天，在一起就有温暖。各民族在一起，犹如鱼儿离不开水，针儿离不开丝线。彝汉两家的歌声：“汇成一部奇特的合唱，在龙头山上，轻轻起落，仿佛一片云彩，仿佛一段故事……”

此外，这部作品人物典型，故事生动，语言风趣，结构紧凑，心理描写细腻，民族特色浓郁，处处弥漫着神秘的气息，民歌、谚语信手拈来，让人读之不忍释卷。

——读杨保中的动物小说《何处家园》

□冉隆中



多年来，动物小说一直是国内儿童文学的一大热门。云南为此贡献了动物小说大王沈石溪。这一领域，云南还有一个长期默默耕耘者——杨保中。十多年里，他居然也创作发表了许多短篇，并出版了十多部动物题材儿童文学长篇小说：动物小说《徒手搏熊》《蜜蜂·苦荞·熊瞎子》《熊·杜鹃·食物链》《双鹿战狼》相继在《儿童文学》佳作栏刊出，入选《2003中国儿童文学精选》《2004年儿童文学佳作选》等多种选本；此外还有动物长篇《狼部落》《野狗雪斑》、《野猪囚徒》《猴王三部曲》……

杨保中的动物长篇新作《何处家园》(中国少儿社“金牌作家书系”，2016年出版)，是一部翻开就放不下的好书。豺、狼、豹、虎、熊、猴……成为这部20万言长篇小说的全部主角。这部小说以高原为背景，虚拟了人和野生动物共处一地的老君山，上演了人和动物之间的血腥恶斗、动物和动物之间的弱肉强食的一幕幕活剧。小说在表层写的是惊心动魄的丛林法则，深层写的是生态毁灭对动物和人带来的巨大灾难。大旱之年，彩云之南的家园之殇，不仅指向动物，更是指向人。动物因为食物链断裂水源枯竭只能迁徙，人和牛羊不是也同样得放弃高山牧场，蜷缩到窄小的坝子里去吗？人在发展的名义下，对自然的没有节制的掠夺中，表面看是强者，是胜者；从长远看，却注定是自食恶果的失败者。所有动物的苦难其实最终都是人类自身的悲剧和苦难——小说以“何处家园”的悲怆之问，揭示了这一沉重严肃而又让人无奈的重大主题，读来为之一惊！

杨保中的《何处家园》动物形象众多，场景跨度宏大，笔下主角狼、豺、豹，三条线索既平行发展又交错钩织，再穿插进虎、熊、猴和人类，虽然线索繁复，但是井然有序。在作者笔下，动物生存法则无处不在，强中更有强中手，野兽之间的打斗过程非常惊险刺激，难分胜负，富有看点。此外，作者还凭借自己的生活经验和书本功课，生动形象地揭示了动物主要依赖长者的经验和强者的暴力的生存规律。又以小说家的奇思妙想，大胆编织情理之外的情节，造成全书故事跌宕起伏，富于悬念，节奏张弛有度，动物命运引人牵挂的阅读效果，让人揪心断肠，欲罢不能。作者还特别善于驾驭大场景的书写，尤其体现在描写混乱复杂的捕猎场面时，既能把握总体大局，又能兼顾精妙的小细节。作品立意沉雄厚重，书写挥洒汪洋恣肆，源于作者很熟悉自己所描写的动物——不仅对动物习性、种群特点有整体的把握，还对每只动物的年龄、脾气、心理以及在种群内部的职能分配，都能细致刻画，准确把握。作品流畅的文笔，作者悲悯的情怀，更使作品具有打动人心的艺术力量。

以人的眼光观照动物世界，以动物世界折射人的社会——彼此换位和转喻，这是传统动物小说创作的基本路径。其中，杨保中无疑是很有特色的作家。



中，也使人更加神往纳西族先祖珍惜时间，珍爱日子的自强不息的生命意识和生活理念。而所有这一切描绘，竟都在吉佩儿和她的同伴的一次次奇异地“穿越”之中。抽象的隐喻与生活的具象同时出现，带给读者辽远的历史感和切近的触摸感，将民族心理的表述寄寓于历史与现实的交错与张力之中。

三、儿童情性的美妙表现

作家笔下，识一点象形文字的“东巴”后裔吉佩儿，以及她的两个同学小男生：恪守时间的钟表匠儿子恩鲁纳，很想挣钱的公司董事长儿子涵若金；还有被城里人遗弃、被吉佩儿收养的忠诚的小猪布若等等，一五一十，写得鲜活有质感，给予读者格外的踏实，自然而然地由亲切到亲近到喜欢。但不知不觉地，在时代的穿越间，在神人的对话中，在彼此的相处里，因情节的奇异、细节的饱满，颠覆了此前人们对英雄少年的惯常印象，使他们成为日常生活中的